

圖書館最迫切 需要的是購書書目

図書館が最も必要としているのは購入目録
Book Catalogues are the Most Needed Things for Libraries

林修澈（政治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主任）

閱讀的先決條件，首先是「知道讀書的重要」，然後是「有書」，然後是「想讀書」，然後是「讀完書」，然後是「持續讀書」。以下，我們就用這五道關卡來檢視「原住民學生在閱讀」。

閱讀的五道關卡

「知道讀書的重要」這種觀念，不是原住民族傳統社會的主流觀念，在沒有文字而又重視打獵的崇武社會，自然無法去認識「知道讀書的重要」這件事。當然戰後原住民族也整合到大社會，透過教育而後就業，並無差異。但是大部分原住民分佈在勞工階層，工作上與文字仍有相當距離，公教神職等人員的生活方式並未引

發高度的吸引力量。這是原鄉與平地社會之間極大的差異。

「有書」的條件，在大學以下的各級學校，圖書館往往是聊備一格，很少發揮功能，各鄉鎮的圖書館也不脫此困境。進一步談到藏書，經費越困難的學校或鄉鎮，又少又老舊。自然，開館時間與服務品質都相應遞減。

在「知道讀書的重要」這種觀念已經薄弱的狀況之下，又不具備「有書」的環境的不利條件之下，企求往後三個難度更高的關卡（「想讀書」、「讀完書」、「持續讀書」），可以繼續順利過關，難了。

「有書」的學問

閱讀最根本的條件是必須

林修澈

要有書，因此，我們回到「有書」這一關來。書的來源，不外乎「買書」、「贈書」、「捐書」等三種方式。第一種「買書」，這是最正常也是主流的管道。第二種「贈書」，這是善心人士的義舉，可能是企業盈餘，也可能是發善心拿出辛苦積蓄，也可能是有紀念意義的婚喪喜慶的禮金。不過這是看天田，可遇不可求。第三種「捐書」，又可以分成兩種性質大有差異的型態：可能是「個人私捐」，捐出個人所藏的書，這在大學比較常見，也可能是「集體募捐」，這在中小學比較常見。

對於原住民學生，如同一般學生一樣，使用的圖書館，不外乎是學校圖書館，最有可能是加上鄉鎮圖書館。對於鄉鎮圖書館，大概只有「買書」一途。對於中小學圖書館，增加了「贈書」與「捐書」兩途，不過這要靠運氣，只是有運氣者終究極少數。

從書的類別作質的瞭解：「買書」最有可能有體系；「贈書」也常使用捐款給單位自行購買的方式，接近「買書」，仍有體系；「捐書」往往以量見長，但是雜書併陳，未必適用。

書單，大到圖書館的購買書單，小到個人的閱讀書單，應該加以重視。可驚異的是，我們的社會，不乏有錢，不乏有心，獨獨欠缺有購書書目的概念。

說到「最有可能有體系」，也是推理上的「理當如此」，事實上往往是任意購買。究竟大批買書，不比買一兩本書，也是專業，不是一般人短時間內可以勝任。偏偏我們的採買經常是意外申請到一筆錢，又必須在短時間內核銷。

書單的重要性

那麼，我們可以找到「買書專業」的人或資訊嗎？「買書專業」的人可能是書店，「買書專業」的資訊，就是市面可以輕易購得的書。這些都不夠理想，因為不管任何一種方式，都缺乏「書單」，可以按單蒐書。

書單，大到圖書館的購買書單，小到個人的閱讀書單，應該加以重視。可驚異的是，我們的社會，不乏有錢，不乏有心，獨獨欠缺有書單的概念。我們可以用兩個案例來說明。

第一個案例是十年前的原民會。當時原民會撥出一筆經費買書發送到原住民族學校，每校可以收到五萬元書籍。原擬書單在審查會議時被大幅刪除，卻也不容易當場增補適當書籍。不管是原書單或修定書單，相當大比例是大學用書籍，不適合中小學生閱讀。

第二個案例近五年的客家委員會。為提倡客家研究，把客家專業圖書送到大學圖書館，客委會撥出一筆經費供各大學申請。很多學校競相申請，但是所提書單不忍卒讀。最後我提議委託中央大學客家學院，根據該學院多年採購經驗，提供一份書單，供各校作為採購參考，也作為客委會檢核的依憑。

用這兩個案例，可以知道書單的關鍵地位，敗也功虧一簣，成也臨門一腳。◆